

河洛春秋

豫西敌后抗战(9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

栾川街日机逞凶

潭头镇倭寇毙命

1944年的农历二月初九,天气晴好。这天栾川街逢集,街道上挤满了人。

突然,有4架飞机从东边飞来,在集市上空盘旋,眼尖的人看到飞机上有“膏药”标志,知道这是日本飞机,便大声喊:“快跑!这是日本的飞机!”人们轰的一下炸了群,都想快点儿跑出街门。

栾川街有4个街门,东西南北各一门。霎时,飞机扔下两个东西,人们惊恐万状,以为是炸弹,但没有响,原来是两个副油箱,是挂在机身外面的,中间粗、两头尖,呈流线型。飞机挂副油箱可保证续航,这时扔掉副油箱,是为了更敏捷地投入战斗。

深山里的群众哪里知道这些,只顾跑。这时飞机投下两枚炸弹,落在常志箴家院墙外边的棉花地里,发出“轰隆”两声巨响。接着,敌机又投下两枚炸弹,落在老西街道鲁岗家院内,将一棵苹果树和一块大石条炸飞数米远,杨柱的娘被炸得浑身是血,梁风显的大腿被炸断。

因知道地面没有防空炮火,日机轮番俯冲,肆无忌惮,飞得很低,有两颗炸弹落在老十字街申

正五家院子里,小炉匠孙才娃和开饭馆的石振兴被炸死,还有两个国民党士兵被炸死。

这次空袭后,栾川街上的人纷纷躲到山上,好几天不敢回家,(见《洛阳文史资料》第16集)这件事在栾川影响很大,百姓对日寇恨得咬牙切齿。

1944年5月中旬,日军进入潭头镇——日军侵犯中原后,河南大学辗转来到潭头办学,河大师生自编了《抗日三字经》,深入周围农村,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宣传抗日,教农民学唱救亡歌曲,使深山小镇成了抗战阵地。汉奸们早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日本人,日寇恨透了河大师生。

5月15日中午,日寇分两路袭击潭头,这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,一时间河水猛涨,一部分河大师生遭遇日军骑兵,当场有6名师生中弹身亡。这天傍晚,10余名河大女生开始往重渡沟转移。

河大学生来到潭头后,男女生是分开住的,男女宿舍离得较远,日寇来袭,大家各自逃亡,这次转移的是清一色的女生。

她们走着走着,还没有走出潭头镇,就在一个小河口迷失了方向。此地有山有林,非常便于隐蔽,女生领队说:“现在方向不明,咱们不能再向前走了,就在这里过夜吧!”一个女生说:“你们快看,前面有农户还有灯光,好像是个小村庄,咱们去村里借宿吧?”领队说:“情况不明,不能贸然进村!”于是,大家就地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来。

16日清晨,她们醒来后正准备离开时,发现两个鬼子路过这里,一个带手枪,一个佩东洋刀,看样子都是军官。这一下女生们没了主意,跑吧?彼此都打照面了,人家手里有枪,咱们能跑掉吗?领队说:“别慌张,鬼子只有两个,我们有十几个人,想法弄死他们!”大家一听,慢慢地镇定了下来。

鬼子看到有这么漂亮的女大学生,马上兴奋起来,企图先奸后杀,万万没想到她们会反抗。女生们见鬼子将东洋刀、手枪都随着衣服“脱”了下来,胡乱放在地上,就一齐围上去,有的抱腿,有的拦腰,有的扯胳膊,厮打了好一会儿,也制服不了鬼子,但鬼子也伸展不开腿脚。就在这时候,不知哪个女生用那把东洋刀砍中了一个鬼子,那家伙惨叫一声,颈上的血溅了一地,女生们都一惊,竟都松了手,另一个鬼子半裸着身子逃跑了。

因怕逃掉的鬼子报信,她们赶紧离开了这里,顺伊河进了重渡沟。但不知道啥原因,后来日军没来找那具尸体,直到1947年,当地农民郭松兆路过这里,才发现了日本人的尸骨,他把东洋刀藏在家中,没有吭声。1984年,该县文化馆在潭头搞文物普查,他把东洋刀献了出来。

还有一个抗日故事,叫“尚绍基巧杀日本兵”。

1944年5月16日,国民党第13军进驻潭头。人们以为13军来了日本兵就

会望风而逃,在此办学的河大也就安全了,哪知13军一听日军过来,马上撤了,河大的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都留在潭头镇。照看这些仪器的是潭头东山人尚绍基,他自幼练过拳脚,外号“武林王”,此前他参加了河大的“七七服务社”,是抗战积极分子。

日本兵开进河大校园后,看见这里还留有一个中国人,很兴奋,又见此人体格健壮,能做苦力,就让他挑水打杂喂牲口。尚绍基有力气,干活倒是不嫌累,但他最看不得一样东西,就是日本的膏药旗,一看见就生气,每天都琢磨着怎样杀鬼子。

这天中午,天气很热,几个鬼子被派出去四处找人,动员出逃的农民回来收麦子。鬼子出去折腾了半天,也没叫回来一个农民,都累得满头大汗,看见尚绍基正在井边打水,有3个日本兵径直来到井口,嚷嚷着要喝水。烈日当空,四下无人,尚绍基觉得这是杀鬼子的好机会,他装作热情的样子,把刚打上来的两桶水放在井边,说:“太君,这水又凉又解渴,快喝吧!”两个日本兵哪知是计!各自叭到一只水桶前,“咕咚咕咚”喝了起来,说时迟,那时快,尚绍基突然用手中的扁担(挑水所用,长约数尺,两头有铁环连着铁钩)猛击俩鬼子的头部,顺势把他俩推进井里。

旁边那个日本兵见了,慌忙去拿竖在井台上的枪,尚绍基抢先把手枪抓到手里,一刺刀就将那个鬼子摞翻了。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(19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《洛阳令》洛阳问世

路继贤一路风雨

有句老话:“无君子不养艺人。”我依此推论:“无剧作家不养剧团。”你想啊,若没人写剧本,情节从何来?人物从何来?但人们往往只认名演员,忘了剧作家。这里,我要写写路继贤,他是著名剧作家,对河南曲剧有贡献。在《洛阳市戏曲志》剧作家一章中,他位居第一。

他创作和与人合编的剧目有:《洛阳令》、《扒瓜园》、《掩护》、《游乡》、《买牛》、《胡迪骂阎》、《王聪儿》、《绿珠》、《西蜀梦》、《血染玉璧书》等。这些都是响当当的经典剧目。

他还有一些作品,压根儿不署自己的名字。起初我不知为什么,后来看到一篇文章,才知道原因:“只因他在政治上有诸多不幸,1957年被划为右派,下放到洛阳市曲剧团监督劳动。当时的政治环境令人相信:你是右派,让你参与剧本创作就是看得起你了!你编写的戏自然不会让你署名。正像那年月曲剧名丑王振东(亦被划为右派)一样,在剧团劳动改造期间,挨批还得演戏,在后台被管制得低头皱眉,到前台还得眉开眼笑地演丑角。有时,他唱了整场《卷席筒》,出戏院看见戏牌上写的却是别人的名字。”(引自《曲剧老剧作家路继贤及他的主要作品介绍》)

当时,路继贤的境遇与王振东差不多。我市另一位剧作家李学庭说:“一次,路老师

与我谈起这些,竟放声大哭起来。”路先生一生儒雅,若不到伤心处,他也不至于这样。他1928年出生于扶沟县城,其祖父是清末儒生,其父亲、伯父都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,书香门第,家学深厚,使得他儒雅而有才华。

他因谙熟音律,受到艺术大师崔嵬的器重,崔嵬让他随大学文工团渡江南下,次年他被推荐到武汉中南文艺学院音乐系深造。他用4年时间完成20万字的《河南梆子音乐》专著,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豫剧音乐研究专著。接着,他出版了《河南梆子男声唱腔的改革问题》和《河南大调曲子集》两本研究专著。

1952年,他被调到中南人民艺术剧院从事剧目创作改编工作;1953年,他赴朝鲜慰问演出;1956年中南区撤销,他被调入洛阳市文化局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,他在1958年根据一蓝本,编写出曲剧小品《掩护》,这出戏角色较少,只有7个演员,写的是抗战时期八路军通信员小李,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不幸受伤,被敌追赶,行至河边,在渔家父女的巧妙掩护下,终于完成任务的故事。

那真叫一出好戏!我小时候最爱看。记得开场是渔家父女划船而来,女儿、父亲一

人分唱一句:漳河夜雾迷茫茫,踏波踩浪离村庄。双桨拨开千层浪,黑夜里行船要提防。连日来鬼子大扫荡,两岸的渔村遭了殃。白天不能把河下,俺父女打鱼趁月光。我觉得这唱词写得好,是因几句话就把时代背景交代清楚了:时间是深夜,地点是漳河,为啥夜晚打鱼?只因鬼子白天扫荡。接下来的唱词是:苦难里更把亲人想,盼望着八路军快回乡;赵队长昨天对我讲,八路军就在东山岗!这几句也很简练,点出了群众和八路军的鱼水情谊,揭示了《掩护》的主旨,同时也提醒观众那位八路军通信员马上就要出场了。

不知他当时是咋写剧本的,但肯定他有深厚生活基础,这唱词一气呵成,没有半点磕绊,行文一定很快。这显示了他的才华,显示了他利用人物推进情节的驾驭能力。

《掩护》虽是现代戏,但其程式化可与古典戏媲美,唱念做打很有层次,父女俩划船的技巧和动作,与剧中人物的心情相辅相成,撒网、捕鱼、抓鱼,还有打到一条小鱼后,女儿显出失望,父亲却很大度,让她放掉小鱼,女儿在发现和放生小鱼时的喜、嗔、惊、静,处理得既自然又真实。小鱼入水逃生时,音乐用曲胡弦点,丝丝入水之音,

舒缓而灵动,简直美不胜收,难怪京剧也屈尊移植了曲剧《掩护》。

1979年,他新编的历史剧《洛阳令》在洛阳问世,他以饱满的热情,讴歌了执法如山、抬棺上任、不惧皇亲、誓死执法的强项令董宣,台上之凛然正气,台下之雷鸣掌声,该剧感动过无数观众,社会反响极大。我省豫剧院为了移植此戏,特派要员来到洛阳,将路继贤请到郑州指导排演,并由豫剧名家唐喜成主演该剧,轰动全国,省内外30多个剧团竞相搬演,该剧197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演,荣获二等奖。

路继贤加工整理的《游乡》、《扒瓜园》、《买牛》都很成功,受到首都观众和新闻媒体的盛赞。当时的《剧本》月刊,选发了《游乡》和《扒瓜园》,遗憾的是署名中又没他。

路先生于2004年去世。关于他的“署名”问题,我想观众心里都有数。

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65233686